

“阳美许彦于绥安山行，遇一书生，年十七八，卧路侧，云脚痛，求寄鹅笼中。彦以为戏言，书生便入笼，笼亦不更广，书生亦不更小。宛然与双鹅并坐，鹅亦不惊。彦负笼而去，都不觉重……”

在南朝梁吴均所著的《续齐谐记》中，记载了这样一个志怪故事，阳美的许彦在绥安山里走时，遇到一个狐狸变的书生，他从口中吐出一个女子，随后女子又从口中吐出男子……反复以往，层层套嵌，荒诞又奇异，令人捉摸不透，构成了名为《鹅笼书生》的故事。如今，国创动画合集《中国奇谭》在网络上收获极高谈论度和赞赏，观众在短片《鹅鹅鹅》中，可看到这个古老志怪故事的动画呈现。

《中国奇谭》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（以下简称上美影）、哔哩哔哩（以下简称“B站”）联合出品，由八个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立故事组成，不仅在开播后屡次登上微博热搜，更在豆瓣收获了9.6的高分，口碑爆棚。其中，由导演胡睿创作的《鹅鹅鹅》，凭借独树一帜的风格和糅合了默片风格及哥特式美学表达，在八个短片中尤为突出。“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片子，我觉得是‘幽美’。不是优胜的优，而是幽幽的美。”胡睿说。



《鹅鹅鹅》中的狐狸书生。



## 国创动画集《中国奇谭》收获9.6高分

# 《鹅鹅鹅》导演：想展现“中国志怪”之美

### “新瓶装旧酒” 传统志怪故事的现代表达

荒诞、怪异、难懂、晦涩……现在，在网络中搜索国创动画《鹅鹅鹅》，能够看到很多网友写下的观后感，不少人都在表达着疑问和难解。的确，《鹅鹅鹅》讲述了一个“非常规”的故事：货郎在鹅山偶遇狐狸变的书生，书生从口中吐出美女与佳肴，不料此女口中又吐出一男子，后来这一男子又吐出心上人……故事越出越奇，越来越诡异。连蒲松龄也评价原作《鹅笼书生》，说其“世态渔洋已道尽，人间何事不鹅笼。”

“之所以选择这个故事，是因为此篇除了能看到古代文人超凡的想象力，还有一些发人深省的对人性的思考，是难得的志怪小说精品。”胡睿说，这个故事其实他在2006年就已经读到，彼时自己正在德国的电影公司工作，特别痴迷于中国古代的志怪小说，在翻找《太平广记》时，读到了《鹅笼书生》，“它描述了对人的观察，上升到主题层面，就是人的内心深邃多变，不可琢磨，这也是生活的本质。”

胡睿说，在改编时，最初想改成一个有更多外在动作三幕式结构的故事，货郎被妖怪控制后，想尽各种办法逃走，但写出来后就放弃了，“因为这样完全破坏了中国志怪故事的含蓄和意蕴，为此我们重新调整了作品方向，即用最大的诚意来展现原著中比较精妙富于美感的部分。”

在原著《鹅笼书生》中，货郎全程作为旁观者，看着故事发生。但是在改编中，货郎和最后出场的少女有了交谈和共鸣，当少女请求货郎带自己走出山外时，货郎有一刻犹豫，随后书生觉醒，于是男子将少女吞入口中，男子、女子，一层层被套嵌回去。此时，字幕出现“就在刚才，你丢了三只鹅”，暗示着货郎在丢失了原本运输的两只鹅外，又丢失了一件东西。

“原本简单质朴的货郎的内心，也因为这瞬间的给予、又瞬间的拿走，而多了一个永远无法填满的黑洞。这样处理，我们认为是对原著改动最小，最能让今天的观众有所体会的一种方式。”胡睿说，故事只做了一点改编，就是把当代人的情感折射进这个故事，折射进主人公的感受，“最后强调他丢了三只鹅，其实重音不在‘三只鹅’，而是在失去上，因为我们每天都在丢失很多东西。人的一生，其实就是一直在失去的过程。”

就像胡睿所写的那样，这个作品属于探讨人心变化的故事类型，讲的是人心多变，幻中出幻，展现的是“中国志怪”之美。胡睿说：“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讽刺的故事，恰恰相反，而是有点疗愈效果的故事。我们尝试用真实的状态，来面对人心变幻的考验，就是犹犹豫豫、瞻前顾后，最后把事情给耽误了，然后开始追悔，并且还觉得自己好像曾经沧海。我们觉得这才是最真实的自我，没那么大能耐，一点也不潇洒，但很真实、很可爱。”



《鹅鹅鹅》海报



《中国奇谭》海报



《鹅鹅鹅》剧照

### 古代志怪遇到哥特式美学 一帧帧还原早期胶片电影质感

全片没有声音对白，只用字幕展现对话的默片形式；货郎带着阴郁气质的黑眼圈的形象，和片中大量黑白色彩的运用；诡异又悬疑的音乐氛围，将中国志怪的瑰丽展现得淋漓尽致……抛开故事叙述的独特之处，《鹅鹅鹅》所展现出的美学，在《中国奇谭》也是别具一格的。

作为取材于中国传统文化，根植于古代志怪小说的国创动画，怎样去体现东方审美，也是网友所关心的问题。在《鹅鹅鹅》中，影片的构图色彩形式极具东方气质，特别是黑白色彩的大量运用，让人联想到传统的水墨画，还有片中的大量留白也符合东方美学的表达。但在胡睿的描述中，其实在片中也能看到东西方文化的碰撞。

“我的人物为什么有黑眼圈？这个是美学上的一个技术性嫁接，黑眼圈就是哥特式美学的一个典型代表，会让人有一些与众不同，有一些阴郁的色彩，看起来心事重重，这个特别符合我对于角色的理解。”胡睿说，因为货郎不是一个简单平面的脸谱化人物，有很深的解读空间。

“我们采用的技法，理解成铅笔画的技法。为什么要用这种画风？其实是源于我对悬念电影和

黑色电影的研究。我研究了很多黑白电影，那时候还没有数字摄影，所有的东西都是拍在胶片上，黑白胶片的物理介质，那些抖动的颗粒，就是我画面所追求的表现手法，实际上我是想用这种绘画的方式来还原早期电影胶片的效果。”胡睿也调侃，这种选择也给创作带来了极大的工作量，因为每一帧的画面都需要创作者不偷懒、一点一点来绘画。

胡睿回忆，为了呈现出更精致的画面，他将不满意的镜头重新逐帧上色，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，“我画到握笔的食指经常感到非常无力，而且有两天眼球突然就红了，因为眼压过大。”他还说，上色环节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量，对于身体、精力、意志都是极大的消耗。

此外，全片没有一句对白台词，而是采用了第二人称视角的字幕。当屏幕中出现文字，用第二人称的视角与货郎对话，告诉货郎所面临的处境时，观众的视线也被牢牢抓住。“我设置了字幕，增加阅读的体验，而且阅读是用第二人称，不是站在第三人视角。这个不是我的独创，是我之前读过一些小说，第二人称是小说创作里一个经典技法。它的好处在于什么？就像电影演员直接看镜头，提示观众摄影机的存在是一样的，有一种直接对话的新鲜感。同时，把一些信息藏在字里行间给观众。”胡睿说。

### 夹带童年情怀的“私货” 书生形象致敬《天书奇谭》阿拐

如今，当人们频繁讨论《中国奇谭》时，总免不了谈起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。作为由上美影和B站联合出品的项目，不少观众在对该片赞不绝口时，总联想到另一部曾影响一代人的动画作品——《天书奇谭》，该动画长片出品于1983年，是无数人的童年回忆。

“我就是上美影的粉丝，他们很多作品都住在我的心里，其全盛时期的短片，几乎每一部都是经典，深深地影响了我。那些动画对我后来的美学思考产生了奠基性的影响。”胡睿说，自己幼时最喜欢的一部作品就是《骄傲的将军》，成了他当时内心中的一个小宇宙，“没事的时候，我就去这个宇宙溜一圈，它的时空感，好像让我跟几百上千年的古代社会发生了联系一样。还有《天书奇谭》，在我看来，这个故事是国产动画片当中最浪漫的、最有想象力的一部。”

所以，在《鹅鹅鹅》中，能看到胡睿对于上美影的情感与致敬。比如货郎遇到的书生，就是狐妖

的形象，还瘸了一条腿，所以要求货郎背他到另一座山上。

“狐狸书生为什么会瘸一条腿？这是我夹带的‘私货’。”胡睿坦言，《天书奇谭》里就有一个狐狸的角色，他名为阿拐，瘸了一条腿，然后特别爱吃烧鸡。“阿拐是《天书奇谭》里我最喜欢的一个角色，他没有那么重的道德负担，也没有狐狸妈妈那么重的目的性，他就是一个只想吃好东西的小妖怪，非常可爱。”所以，胡睿表示，自己把《鹅鹅鹅》中的书生设计成狐狸形象，又瘸了一条腿，是“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”，“我就是致敬阿拐这个角色。”

“这个影片最大的一个特点，我觉得可以用幽美来形容，幽幽的美。它既有一点小小的紧张，也不吓人。”胡睿说，片中包含了很美的、很真诚的部分，这种美源于对自身的缺憾和对自身不完美的接受。就像是货郎面对少女的犹豫，最终失去了她，“我想最终怎么概括影片，这个权利应该交给观众。”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